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

性行門

親義

親愛宗族得其宜者

宋弘分贍親族 事文類聚

宋弘漢光武時為大司空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貲產以清行致稱

樊宏以田釋忿 事文類聚

樊宏字靡卿漢光武時封長羅侯貲至巨萬而加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盧邁 唐書

盧邁字子立德宗時為諫議大夫邁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邳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群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廩賜皆賑姻舊之乏其從父弟追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陽城負柩歸葬 唐書

陽城字亢宗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歲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

熙宗輟朝 金史

梁宋國王宗幹薨庚戌熙宗親臨日官奏戌亥不宜哭泣上曰

君臣之義骨肉之親豈可避之遂哭之慟命輟朝七日

節義

守節操而合於宜者

兩龔共辭官 前漢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情二人相友並著名節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聘舍為常侍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勝三舉孝廉再為尉壹為丞輒至官迺去舉茂材為重泉令病去官哀帝徵為諫大夫病免舍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拜太山太守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徵拜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王莽秉政勝乞骸骨莽白策遣勝葬既募國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莽復遣使者迎勝即拜秩上卿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諸生千人以上入

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東首加朝服控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患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龍共生竟天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李業飲毒 後漢

李業字巨游以有志操介特平帝時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壁立猶毅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葳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告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

餌我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祀賻贈百疋業子暉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楊彪稱疾

魏書

楊彪後漢獻帝時為太尉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孿不復行積十餘年文帝即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不不奪其意

劉整鄭像執節

魏書

劉整鄭像魏合肥守城士也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整山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

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活遂汝也終無他辭又遣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縛將繞城勅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邵陵厲公嘉平中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追封皆閩內侯子襲爵

溫伯自殺

吳書

邵疇字溫伯吳主孫皓時為郭誕功曹太守郭誕非論國政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任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

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詭橫興干國亂紀疇以疇沓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范粲潔行 晉書

范粲字承明高亮貞正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齊王芳時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歷

職皆有聲稱及司馬懿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遷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左遷樂涑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致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及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司馬師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晉武帝踐阼粲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

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

宋矩自刎 晉書

宋矩字處規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以矩為宛成都尉後趙主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或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

韋忠死節 晉書

韋忠字子節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趙主刎

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羗校尉討叛羗矢盡不屈節而死

趙彭全節 晉書

趙彭晉故東萊太守也後趙主石勒如鄴徵彭署為魏都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是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鄉祿

陶潛不仕 南史

陶潛字淵明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著之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邊程不屈被害南史

宋順帝時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

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向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

袁昂不降南史

袁昂字千里齊東昏侯時為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

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官上自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

文秀持節儼坐

北史

沈文秀字仲遠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將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搗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

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

孫宗被執不屈

北史

孫道登魏孝莊帝永安初為梁將常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夏侯端持節焚書

唐書

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夏侯端請假節招諭高祖乃拜大將軍為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

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
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
與賊以取富貴衆涕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
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螢豆
以食端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
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夏侯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
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
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汙賊官耶非持首去不
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
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
及危困狀帝憫之命拜祕書監出為梓州刺史散祿廬唐孤窮
不為子孫計

高適詒書 唐書

高適字達夫明皇時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適尚節義語王霸
衮衮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搢紳所推
然政寬簡所泣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
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
許叔冀書令釋憾永度准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
為義而知變

元正兄弟遇害 唐書

元正脩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肅宗時河南節
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
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
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

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祿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祕書少監

司空圖不詣賊唐書

司空圖字表聖唐懿宗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號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

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

教盧幹死節遼史

晉王小字教盧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鬣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覲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覲降金文妃伏誅教盧幹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教盧幹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教盧幹曰安忍為最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周昂死難金史

周昂字德卿父天錫世宗大定中進士昂擢第南和簿入拜監察御史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君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

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及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行身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其憂省為人所擠竟坐詩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仲明罵賊 宋史

江仲明台州人徽宗宣和間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浩誅以文

鄭章夫婦繼死 宋史

鄭章字季厚欽宗靖康二年貢于鄉高宗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章挈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予吾金即貫死章號泣指所產黃金釵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章挈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章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章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高談遇害 宋史

高談字景遂理宗時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陽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盱

顛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
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牒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
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曰時
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為直之談曰獨不
能搗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
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者老
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
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必由於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應鑣投井 宋史

徐應鑣字巨翁世為衢望族度宗咸淳末試補太學生瀛國公
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
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

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
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
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
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
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
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
出戶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瞳目面如
生諸僕為具棺斂殯之

蔡子卻金 宋史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遂屬以洪範之數乃沉潛反覆數十
年成書始從父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
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

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蔣煜就刃宋史

蔣煜台州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鄭玉夫婦同縊元史

鄭玉字子美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為文章不事雕刻煨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順帝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為事所著有周易纂註至正十七

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又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為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馮三詈賊見殺元史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為寇陷皂隸輩悉起剽殺為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為衆初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乃縛諸十字木羿之以行而剗

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割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信義

取信於人合於義者

穆子伐鼓食盡而降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底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膳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軍我亦能事吾軍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感鞮歸事見昭公十五年

李路不要不臣左傳

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劉備不忘蜀書

漢獻帝時劉表為荊州牧病篤託國於劉備顧謂曰我兒不才

而諸將皆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皆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人心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劉先主緩行濟眾蜀書

曹操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蜀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王伽期因蒙宥北史

王伽隋文帝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繼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胡則貸夷期納宋史

胡則字子正太宗時徙廣西路轉運使有蕃舶遭風至瓊州且

告食之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接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

蘇頌定期償負 宋史

蘇頌字子容神宗時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義烈 勇於義而忘身者

鉏彌觸槐 說苑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蒯聵入死 說苑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老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北郭明晏子疑自殺 說苑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王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

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
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
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
告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
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
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
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
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他人自殺新序

陳恒弑齊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
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
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

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差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
退而自殺以禮其君遂自殺

子囊退兵伏劍說苑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眾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
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
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軍利之名而郊臣遁若是則楚國終
綱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善以徇於國

眾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大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人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子蘭契頰說苑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

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成公立槁說苑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人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庶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不王昔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厲附往死說苑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柎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縮高勿死戰國策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

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止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

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周燕代守自殺後漢

周燕汝南安城人也漢宣帝時燕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擊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漢封周後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皓嘉伏劍後漢

漢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殺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我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索盧放就斬 後漢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署東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董宣活岑 後漢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漢光武時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

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死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 水丘姓也盡終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微詣廷尉晨夜諷誦無怠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亦應及宣光武馳使騎驎持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劉平冒刃 後漢

劉平字公子光武建武初為彭城郡吏時龐萌反攻郡守孫萌平冒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因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

身代孫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死平乃裹創扶萌喪還其本縣

范滂就格後漢

范滂以鈞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梏滂後事釋南歸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遂被害

臧洪辭勵後漢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靈帝喜平初以父功拜童子郎張超為太守以為功曹袁紹竒之使領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歷年不下絕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
洪書絕之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
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
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
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
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
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饘粥洪歎曰獨食
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
仰視者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
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
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
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威威洪親見呼張陳

彭脩捍守中人

後漢

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
人屠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
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以知終不為已用乃殺焉

彭脩

陳容見殺

後漢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辟州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
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
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
不為太守服也

陳容廣陵射陽人也與臧洪同邑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
郡丞袁紹興兵圍洪先城未敗洪使容歸紹及城陷生執洪至

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哉容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以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切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伯南代死

魏書

秦伯南曹真之父也夙與曹操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操攻劫操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操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操思其功故變其子真之姓曹氏

應余捍守被傷死

魏書

應余字子正南陽人也為郡功曹是時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逆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曹操聞之嗟嘆良久袞後為于林司馬

太初正色受刑

魏書

夏侯玄字太初曹爽姑子也邵陵厲公時司馬懿誅爽李豐結張緝等欲誅司馬昭以玄代之事覺豐見殺事下有司收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今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

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
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乃正色曰鍾
君何相逼如此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
年四十六

張任死節 蜀書

張任事劉璋璋遣任與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
破退與璋子循守維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擒任先主聞
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王矣乃殺之
先主歎息焉

閻續葬駿 晉書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人也晉惠帝時為太傅楊駿舍人駿之誅
也續棄官歸要駿望薄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此罪推續

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懼
填家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楊玄就請死 北史

楊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魏孝莊帝時介朱隆入洛收捕時年
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
死不止遂先殺之

思廉仁勇 唐書

姚思廉隋末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
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
於王眾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
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

叔倫遇劫不屈 唐書

劉晏字士安代宗時管鹽鐵表載和州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

竇參代直唐書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史祚自縊金史

史詠金宣宗時同知平陽府事胡天祚封平陽公降大元被誅死後宣宗以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

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謚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宗澤斬使宋史

宗澤字汝霖高宗除京城留守無開封尹時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闖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

牛臯遇毒 宋史

牛臯宋高宗以後軍中部統領除武泰軍承宣使時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云

謝臯剖心示賊 宋史

劉豫高宗時陷魏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伯顏罵賊而死 元史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順帝至正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五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

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捨之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

景茂罵賊 元史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順帝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隔州鬼豈汝為逆耶隔州其所居

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縛其肉使自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喬彞舉家投井 元史

喬彞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順帝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彞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彞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彞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彞家邀致之至則彞已死矣

烈士罵賊見害 元史

順帝時有張崑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崑起字傅霖汾州人累舉不衆嘗用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崑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

從父居上邳教受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為所獲欲降之佞傲岸自如訴賊不聽因見害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尔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其搗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

義感

以義而感人神者

楊賢不忍殺林後漢

杜林避難西州隗囂不能屈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扶風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邾鑿全濟鄉曲晉書

邾鑿素有恩義及人凡所得以贖宗族鄉曲孤老賴而全濟甚多惠帝時京師不守逃歸鄉里咸相謂曰中原無伯當依仁德可以後亡共推鑿為王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繹山元帝承制假鑿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李述劉琨等各屯一郡以力

相傾及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掘野鼠螬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

裴敬憲致賊所伏北史

裴敬憲字孝虞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魏孝明帝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

季才購親故感帝免俘北史

周文帝一見庾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

下之望因出令免梁傳為奴婢者數千口

易從感氏祈福唐書

劉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武后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誦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寃之

孟簡作詩感悼遼史

耶律孟簡字復易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道宗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為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

形在物猶然况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田真復居紫荆再發二十四孝

田真田廣田慶兄弟欲分財產堂前紫荆一枝花葉茂盛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嘆曰樹木同株聞分斫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詩曰海底紫珊瑚羣芳總不如春風花滿樹兄弟復同居

智

以智計處事者

馮煖喻兔三窟 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憚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平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子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臣見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曾外廐美人充下陳五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人少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空質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心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

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此後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以四君復鑿二窟子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主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美梁使三反子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劔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聽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命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
煖之計也

蒼舒設鏡舞鷄事文類聚

魏武帝時南方獻山鷄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以大
鏡著其前鷄鑑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為之賦

戴顓改象南史

戴顓字仲若宋文帝每欲見之以其好音嘗給正聲儀一部顓
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
工達特善其事戴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
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
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馬燧與辨具唐書

唐玄宗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
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
介無敢往時馬燧自請典辨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
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
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姚崇智張說撰碑事文類聚

唐玄宗時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尔
以我平日寶玩盡列于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
道碑纔得即摸刻以示外此人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
無唯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
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
功深後說悔來索則碑已摸刻矣說歎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

說後諧不行

中彥作鼓子卯運木 金史

張中彥字才甫金廢帝時改彰德軍節度使正隆時營汴京新
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
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
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後
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纜數寸許不假膠漆
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楊佐作兩盤 宋史

楊佐字公儀及進士第仁宗時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
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
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

稍能施工晴則壅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
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

信 不食其言者

齊桓著信新序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
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
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
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
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票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
倍曹劌可難言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

則可讐言而君不讐言著信天下矣諸侯遂翕然而歸之

晉文退師原降左傳

魯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
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欒鍼請使攝飲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欒鍼見楚令尹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
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
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
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攜
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隨人辭吳報楚左傳

魯定公四年閏辛卯其弟巢以楚昭王奔隨吳人從之吳使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匿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
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公
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
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適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
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
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昭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昭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季子掛劍新序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林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魯却曰六尋盟左傳

魯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者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魏文侯會虞人期獵戰國策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衛商鞅徙木予金史記

衛商鞅為秦相欲變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千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卒下令行於民

諸葛亮不留代兵 蜀書

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
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
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
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
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
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
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
十殺張郃欲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太史慈應期赴策 吳書

太史慈字子義於沛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
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固辭策必欲言乃曰州軍新破士卒離
心若倘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合
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
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
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韋放指腹婚姻事文類聚

韋放字元直梁武帝大通初拜明威將軍放與吳郡張率皆有
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及為
北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
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歐陽頤依信還金 南史

歐陽頤字靖世陳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

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
龍表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之顧尋為蕭勃所破貫財並
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
歎服之

王羅守信得粟北史

王羅字熊羅西魏文帝時為大都督鎮華州時關中大饑徵稅
人間穀食以供軍中賈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
逃散唯王羅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

李德饒以信行諭賊北史

李德饒字世文性至孝隋煬帝時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群盜
逢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
謙等懼不敢降以信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

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乃降

蘇烈請全信宥狄唐書

蘇烈字定方高宗時拜左驍衛大將軍領兵攻都曼都曼計窮
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
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蕭至忠期友唐書

蕭至忠武則天時為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
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眾歎服

元德秀期盜獲虎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唐玄宗時為魯山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
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

坐不及餘人明日益尸虎還舉縣嗟歎

司馬池定期輸竹宋史

司馬池仁宗時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

史天祥不殺降元史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太祖時畧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為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為千戶

范文虎示信宥降元史

世祖時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才識 才能識見者

薛強威振河輔北史

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晉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知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温有大志而

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
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
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
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
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
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
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
書年九十八卒

常清捷布 唐書

封常清仕唐玄宗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為判官初外祖教之讀
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譽為四鎮節度
使以高山芝為都知兵馬使出軍秦

德從二十餘人

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
日復至仙芝謝曰儻以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
鞭勒故無嫌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
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但曰已竄名儻中會達奚
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譽使仙芝以二千騎追
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賊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并
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
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譽迎勞仙芝已去奴裊帶刀而判官劉眺
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
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王淮公輔之器 宋史

王淮字季海幼穎悟力學屬文宋高宗時登進士第為台州臨

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

識達

有見識通達事理者

孟子以行止非人所能事文類聚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衛瓘通變 晉書

衛瓘字伯玉性貞靜以明識清允稱魏高貴鄉公時龍父爵闕鄉侯弱冠為魏尚書即時魏法嚴苛母憂之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傅嘏所重謂之寧武子

孫登截被 晉書

楊駿字文長晉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值賈后謀廢楊太后駿亦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及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王秀之求還 南史

王秀之字伯奮宋文帝時為太子舍人後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昭明不事產業 南史

裴昭明齊武帝時為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

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

徐勉道遙自遣事文類聚

徐勉字脩仁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道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王晞不受侍中北史

齊孝昭帝欲以王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執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楊智積清靜保終北史

楊智積隋文帝弟蔡景王之子也為開府儀同三司同州刺史智積在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甚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任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以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

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圍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望塵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李行之視死如歸

北史

李行之風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以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又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其年某日終於其所年將六紀官

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一古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主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

弘基遺子耕稼

唐書

劉弘基太宗時召為前軍大總管病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顧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饑凍餘悉散之親黨

李勣疾不欲服藥

唐書

李勣疾篤太宗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邪乃召弟弼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

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謂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

光廷言禍不可禳唐書

裴光廷字連城唐玄宗時累遷至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矣

鄭縈辭職唐書

鄭縈召為右散騎常侍往仕一條摘失政衆譴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縈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縈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歌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

縈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詬慶搔首曰歎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矣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趙鳳投著五代史

趙鳳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奔賭施給親族金史

昂本名奔賭侍金太祖伐遼後授鎮國上將軍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

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視為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
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
至為子孫奴邪君子以為達

烏古孫知變 日縊 金史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丁正章宗承安二年進士累官禮部
侍郎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
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
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
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
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
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
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

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

范公知大體 事文類聚

范公質宋太宗時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
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
之慮臨文失悞貽天下笑大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如也

晁迥拒術 宋史

晁迥性樂易寬簡服道也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
情害物宋真宗數稱其不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
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有以術命語迥迥
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
逆計未然乎

范文正公不營第 事文類聚

范文正公宋仁宗時徙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苟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

韓性韜臨元史

韓性字明善元文宗時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檀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貳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德行

有德于心行之於事者也

孫登勅七右勿言 吳書

吳主孫權遷都建業以上大將軍陸遜輔孫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曠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鄭冲儒雅晉書

鄭冲清恬寡欲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動必循理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及魏文帝為太子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

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單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祜給九族 晉書

羊祜性清儉祿俸所必具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述祜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不許賜城外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其見敬禮如此

庾峻俊茂為人所慕 晉書

庾峻字山甫游京師聞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峻祖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直可相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循德行而已隰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若二父孩抱經亂獨存人曰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後茂此

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晉武帝拜峻為侍中加諫議大夫

庾袞言行為人所慕 晉書

庾袞字叔褒惠帝時人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人謂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

陽裕葬死恤孤 晉書

陽裕字士倫雖仕燕主慕容皝口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平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取具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謀每稱之曰吾只及晉之青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為負亦未幾

姚泓不自矜誕 晉書

後秦主姚興之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姚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且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武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竦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

寢掩人之過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蕭寢性汎愛不以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止各杖數十而已

蕭愔民歌其德 南史

始興忠武王蕭愔慈母陳太妃薨死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齊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久詔徵以本跡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多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

元琰化盜 南史

范元琰字伯珪性敏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透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菘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

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明帝建武初徵為曹武平西參軍不至

蕭統喜愠不形于色 南史

梁武帝太子蕭統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去必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終以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工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選子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植之陰德 南史

嚴植之字孝源梁武帝天監四年為中撫記室參軍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閩嘗有某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

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高允贍振飢寒 北史

高允字伯恭累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魏獻文帝之平青齊徒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高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

崔光贖免奴婢 北史

崔光魏孝文時拜散騎常侍兼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

楊愔疎財重義 北史

楊愔字遵彥孝莊帝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中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逆厄胃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難捨而不問

景裕清靜 注易 北史

盧景裕字仲儒初元顓入洛以為中書郎魏節閔帝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敝衣簾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屬卒於晉陽齊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惇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

士謙贍濟 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士謙為開府參軍齊武成帝時擢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為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家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苟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

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僅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之燭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

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群人生了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一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自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寇儁仁義見重北史

寇儁字祖儁周明帝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辨曰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

乞伏慧放魚 北中

乞伏慧字令和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後為荊州總管又領
潭桂二州總管三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
之風化大治曾見人以簞捕魚者出納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
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之第

薛湖 俗為鄉人所尊 北史

薛湖守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
競好以德義服人或自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
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

大亮恩及奴婢 唐書

李大亮初破輔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而曹皆衣冠子
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

婢二十後破土谷渾復賜奴婢百口大亮悉以遺親戚其
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賞祿如焉

知章不奪民利 唐書

尹知章唐中宗時擢禮部員外郎轉中書侍郎博士弟子貧者賜給
之性和厚人不見其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為歲
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目力尚應奪民利邪

崔羣啓奏平恕 唐書

崔羣唐憲宗元和年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李師道既誅
師古等妻子没人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
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輒然欲
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赦
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啓奏平恕如此

石臯焚籍活人 金史

石臯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為長者從金世祖子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城破命臯計州民之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臯緩其事闍母讓之臯曰大王將為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臯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臯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臯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臯主鞠治是時冬以臯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燼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

移刺道還奴悉為良民 金史

陵王正隆三
三叔從成平為人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海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為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為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

仁浦寬厚長者 宋史

魏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有鄭元昭者開封浚儀人為安邑解縣兩池權益使遷解州刺史會詔以仁浦婦翁李溫玉為權益使管兩池元昭不得專其利仁浦方為樞密院主事元昭意仁浦必庇溫玉會李守貞以河中叛溫玉子在城中元昭即繫溫玉以變聞時周祖總樞務知其有

問置而不問周世宗顯德中仁浦為樞密使元昭不自安及代歸闕道洛都以情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公弟去可無憂我兄素寬仁有度雖公事不欲傷於人豈念私隙乎元昭至京師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弟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為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世宗朝近侍有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之全活者眾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

曹彬緩刑宋史

曹彬太祖時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

而朝夕答言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

王旦焚書宋史

王旦字子明仕宋真宗為相時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問占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河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

晦叔好德樂善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仁宗時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掌寺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淡然

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
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
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
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
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
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亦
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

名實事兄如父 宋史

司馬光仁宗
元初進士後拜尚書左僕射光孝友忠信恭儉
止直
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晨墓必過其兄旦

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
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文彥博厚德 宋史

文彥博字寬夫在仁宗至和時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
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後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
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
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

蔡襄不自辨 宋史

蔡襄字君謨英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
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

歐陽脩獎引後進 宋史

歐陽脩英宗時為參知政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

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馮京請嫁 宋史

宋馮京鄉居受恩通判鹵官成道貴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神宗時累遷樞密副使

羅拯長者 宋史

羅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神宗時為發運使時與副使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為辨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趙抃露香告天 宋史

趙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惇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宋神宗時官至太子少保致仕而卒

純仁收葬遺骸 宋史

范純仁哲宗時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二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

公權出囚祭父 宋史

歐陽守道字公權理宗淳祐元年舉進士授雋都主簿丁母憂復還吉州里有張某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歎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

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濱祭而薄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

孔旼解金界盜 宋史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時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

趙迪軍中施德收葬 元史

趙迪幼孤事母孝多力善騎射金末為義軍萬戶群將出六鈞強弩立賞募能挽者迪能之即署真定尉遷藁城尉陞為丞太祖兵至藁城迪率眾迎降歲壬午改藁城為永安軍以迪同知

節度使事嘗從帝西征他將校豪橫俘掠獨迪治軍嚴所過無犯先是真定既破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餘人諸將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當以歸我諸將許諾迪乃召其人謂曰吾懼若屬為他將所得則分奴之矣故索以歸之我今繼汝往宜各遂生產為民眾感泣而去時兵荒之餘骸骨蔽野迪為大塚收瘞

純只海懷民賴以不死 元史

元純只海散木台氏弱冠宿衛太祖帳下從征西域諸國有功遷京兆行省都達魯花赤至懷值大疫士卒困憊有旨以本部兵就鎮懷孟未幾代察罕總軍河南尋復懷孟已亥同僚王榮潛畜異志欲殺純只海伏甲繫之斷其兩足跟以帛緘純只海口置佛祠中純只海妻喜禮伯倫聞之率其眾攻榮家奪出之

純只海裹瘡從二子馳旁郡請兵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
孥賞產賜純只海家且盡驅懷民萬餘口郭外將戮之純只海
力爭曰為惡者止榮一人耳其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
為苟朝廷罪使者以不殺吾請以身當之使者還奏帝是其言
民賴不死純只海給榮妻孥券放為民遂以其宅為官廨秋毫
無所取郡人德之

榮祖以德感眾 元史

王榮祖王珣長子也憲宗時為義州管內安察使蒲鮮萬奴僭
號於開元命副撒里台進討之拔蓋州宣城等十餘城葛不哥
走死金帥郭琛完顏曳魯馬趙遵李高奴等猶據石城復攻拔
之曳魯馬戰死遵與高奴出降虜生口千餘撒里台欲散於麾
下榮祖屢請皆放為民方城未下時榮祖遣部卒賈實穴其城

城崩被壓眾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去發
石取之猶生一軍感激樂為效死後授北京等路征行萬戶換
金虎符伐高麗圍其王京高麗王力屈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納
貢進討萬奴擒之趙祁以興州叛從諸王按只台平之祁黨猶
剽掠景劄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
耳豈可戮及無辜宜惟抗我者誅大將然之由是免死者眾

文直恬然自處 元史

董文直字彥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慄簡言笑通經史法律
為其城長官佩金符初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
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食者餘百口文直勤儉始終不替內則
養生送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
藹乎其睦也姓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

使之知恩所從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
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
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以病卒

文原償金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文原內嚴而外恕
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
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
人

思明不增課元史

張思明為湖廣行省都事仁宗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歲
課羨金以餘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
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

晏石孝友元史

揭傒斯字曼石仁宗延祐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少處窮約
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慨
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
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
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揜覆也

仁厚

有仁心厚德者

子罕卑宮釋楚不伐新序

楚士尹池為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
不宜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尹池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為
鞅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鞅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

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吾故不禁尹池歸楚適興兵欲攻宋尹池諫於楚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史駢衛帑致境左傳

魯文公六年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即鞠

賈季奔狄宣子

趙

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趙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姻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至諸境

張歐卻獄益子孫前漢

張歐字叔高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比干濟活千數事文類聚

何比干漢武帝時與張湯同時為廷尉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千數

虞延伏臘遣囚事文類聚

虞延字子大光武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陳寵濟活甚衆 後漢

陳寵和帝時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南刑者除之

許靖先渡踈親 蜀書

許靖字休文獻帝初平中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陳群弘博不伐 魏書

陳群獻帝時曹操建國為御史中丞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曹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

群群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

高柔推誠活人 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國初建柔為尚書郎拜丞相理曹掾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亡亡君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獲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

哀王鼠衣釋吏 魏書

魏鄧哀王冲仁愛識達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鞵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國淵請釋餘黨

魏書

國淵字子尼曹操辟為司空掾屬操征關中以淵為君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其首惡請不行刑操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

多其斬殺之數者欲以示民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趙雲薦蘭

蜀書

趙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與雲同鄉里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

吾粲救溺

吳書

吾粲字孔休孫權時為吳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舡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舡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舡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舡重必敗粲曰舡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智明以德感人 晉書

喬智明字元達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惠帝時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光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憐之傳其獄歲餘令光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光逃者光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李矩釋所掠婦女 晉書

李矩字世廻晉元帝時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賊東下矩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劉麟之義葬 晉書

劉麟之字子驥東晉孝武帝時南陽官族也桓冲請為長史固辭不受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如此

原平以德感盜 南史

郭原平宋文帝時人治家勤儉以傭賃給食每出買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笋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

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笋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

李冲調濟姻族 北史

李冲仕魏孝文為秘書令後進爵隴西公冲家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

高謙之恩撫奴隸 北史

高謙之字道讓魏孝明孝昌中行河陰令與袁翻常景鄴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恆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義僖貸穀焚契 北史

盧義僖魏節閔帝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頗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

裴政用法寬平 北史

裴政字德表周文帝時為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

道源遣賜家屬 唐書

張道源隋末辭官歸閭里唐高祖興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

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遺之

崇文全活 唐書

高崇文唐憲宗詔拜東川節度使破蜀入成都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汗者詣牙請命崇文為條上全活之

去非壞室容葬 金史

王去非字廣道世宗時人常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為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壁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

沈璋不殺降卒 金史

金世宗命沈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

奔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營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為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眾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

張柔保眾救難 元史

張柔字德剛少慷慨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金宣宗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柔聲勢納流人女為妻柔輒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

王旦薦寇準 宋史

王旦真宗時為相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真宗天禧三年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為不可及

查道周給惇獨 宋史

查道字湛然幼沉寢不群罕言笑未冠以詞業稱宋真宗時為刑部郎中進右司郎中道為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

希亮密奏釋囚 宋史

陳希亮仁宗時知房州張元走夏州為趙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

鄭僅下令致羌獲父 宋史

鄭僅字彥能宋仁宗時知慶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疆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希亮親信不疑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

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

善應恩及蟲蟄 宋史

趙善應字彥遠時有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者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表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子汝愚宋孝宗時位至樞密

姚渙不干澤以戮人 宋史

姚渙字虛舟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董四縉主吏皆當死

渙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眾

倣全母族 宋史

吳越王錢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實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默延福於外終全母族

荆公不留妾 事文類聚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夏方不加華楚 事文類聚

將為不祥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

善應恩及蟲蟄 宋史

趙善應字彥遠時有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者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表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子汝愚宋孝宗時位至樞密

姚渙不干澤以戮人 宋史

姚渙字虛舟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董以緝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眾

倣全母族 宋史

吳越王錢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真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默延福於外終全母族

荆公不留妾事 文類聚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夏方不加華楚 事文類聚

夏方為齊丘令百姓有合將加箠楚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
小大莫犯也

王珣不殺降 元史

王珣字君寶太祖時為兵馬都元帥本姓耶律氏貌黑人呼為
哈刺元帥哈刺中國言黑也從元太師木華黎兵略山東至滿
城令還鎮戒之曰彼新附之民恃山海之險反覆不常非盡坑
之終必為變對曰國朝經略中夏宜以恩信結人若降者則殺
後寧復有至者乎遂還

董俊天性寬仁 元史

董俊字用章太祖時權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時戊子歲朝於
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
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

後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戮其渠魁餘
並釋之深冀間妖人惑衆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議當
族俊力請主者但誅首惡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僊於威州
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與其家財仍奏官之
衆果去成降沃州民皆天臺為盜既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欲
掠之俊曰城降而俘其家仁者不為也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
歸俊願為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有被掠賣者亦
與直贖還之其天性之美類如此

史天澤疾篤附奏戒殺元史書有田顯公備當節且

世祖至元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史天澤與駙馬忽刺
出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楮幣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
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一旬
 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章阿木等進攻
 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
 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
 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少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
 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杜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
 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
 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

文炳活人

董文炳元世祖擢山東宣撫使會李璫反璫兵有浙連兩軍二
 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

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為壇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
 向天子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
 之然他殺之者已眾皆大悔

庭瑞以妾歸父

張庭瑞字天表世祖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家有愛妾一日
 有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
 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為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
 吾家不過群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
 為難

孫賈李林焚券濟貧

孫秀實性剛毅喜周人急成宗時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
 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弃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

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
 奴控馬賁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羨又李懷玉
 等貸秀實鈔一千且以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賈進
 成宗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
 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龍衣寒者買地為義阡使無墓者葬之
 又有李子敬者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
 焚通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張昇焚書以活人

元史

張昇元武宗至大初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
 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
 其書后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
 廷議謂昇脫其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

對曰事固類茲軌然昇備位郡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免究濫
 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

明善焚籍以滅跡

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武宗時董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掾會贛
 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
 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
 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
 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贖言民丁十萬千籍者
 有司喜欲滋募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

王薦以惠賙匱

元史

王薦兄孟軻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
 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為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

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
弃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為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
而贈人皆感焉武宗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
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
已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為祈福
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思誠不以子繫其母元史

王思誠順帝時為西臺治書侍御史時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
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
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
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

敬益田歸原主元史

魏敬益字士友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為之嫁娶歲凶
老弱之饑者為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
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
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
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
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曰有
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
哉

李放縱倖元史

李守賢字才叔祖小字放軍嘗從金將攻宋淮南飛石傷髀錄
功賞生口七十主將分命將校殺所掠俘苟有死亡者罪死放
軍當後五百人皆縱之去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一

性行門

庸暗

庸劣昏昧者

漢靈帝縱宦者誣害直臣 後漢

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黃巾賊起張讓趙忠及夏暉等十二人父兄子弟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與據州郡酷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



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比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請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不軌不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

義康不喜才語南史

宋彭城王義康文帝子也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常詣義康義康問其年及曰鄧仲華并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居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

此

韞述兄弟昏庸南史

韞字彥文宋長沙景王道隣之孫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畫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此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市廛底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悒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為憂也

昭業以帝王類者酷兒南史

齊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初

廢帝幼時文惠太子每禁其心居節其用度廢帝謂豫章王妃
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
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

許惇昏庸為勝流所鄙北史

許惇字道謨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
為之齊廢帝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德均甚高惇與邵競中正
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為敕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
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
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朝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
或坐袖口或隱几而睡不為勝流所重

齊緯撫眾大笑北史

齊後主緯隆化元年入鄴安德王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

與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
王孝珩奏請出宮人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
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
心帝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所記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哈將
士莫不解體

高宗懼后致上官儀被害唐書

上官儀字游韶仕唐高宗為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麟德元年
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高
宗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
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
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
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

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崔莛飲溺唐書

崔莛字野夫僖宗時為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群盜興莛簡悅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或訐旱者指迂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早為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為軍吏所執莛其髯髮莛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

失守貶端州司馬

葉義問素不習軍旅宋史

葉義問字重言高宗時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習軍旅會

劉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水州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

昏昧

心目不明者

晉武帝一聽楊后晉書

晉武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楊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駟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下藩

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下氏女佳后曰潘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

會稽王縱子為惡 晉書

晉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御史中丞江績密啓道子欲以聞奏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

拓跋萇一生不笑 北史

拓跋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魏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恭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備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

王皓不識所乘之馬 北史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懦緩亦司諸兄齊文宣時為司徒掾嘗從帝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覓不得頃更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鎔庸暗致疑 五代史

趙王王鎔唐昭宗時鎔自西京宿鶻營莊將還府時有宦者石布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次貝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石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

乎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錄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劉玠為眾所殺 五代史

南漢主劉玠龍天之子也時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嶺東皆亂洪杲日益進聲妓誘玠為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杲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忠潮譚令裡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為角抵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由魚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

其左右

僻性

稟性偏者

庾仲文好潔 元譏 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為尚書又部郎為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訐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學不為眾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以器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張融求益下 南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豫章王大舍員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七融欲求益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

師古拒言見 五代史

龐師古字其微時事梁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安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謂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准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決水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趙仲湜嗜珊瑚 宋史

趙仲湜字臣源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具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

對

癡

昧而無知識者

惠帝不知所生之子 晉書

晉惠帝謝夫人清惠真正而有淑姿選入為才人晉惠帝在東宮將納妃上慮其幼未知惟房之事遣謝往侍寢有身賈后妬忌之謝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之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

不肖

不似父母之所為者

子卿無德見責 南史

廬陵王蕭子卿字雲長齊武帝第三子也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兗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鄉嘗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為益州子卿辭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

鎗金箔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
嘗得病救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救如風過
耳使吾失氣武帝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
一部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鑿代之子卿還第
至崩不與相見

愴奮

慳吝鄙吝者

耕者見譏陳涉前漢

陳涉字涉初為楚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
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今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
而呼涉適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涉之為王沈沈
自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孫奮愴財致禍後漢

孫奮字景猷質帝時為扶風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
萬富聞京師而性吝晉時大將軍梁冀貪負惡是橫因以
來遺之從貨錢五十萬奮自以三十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
一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
竟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萬

司馬騰愴奮致禍晉書

司馬騰懷帝時盜賊與故將李豐等攻鄴騰不能守
所守司馬騰在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
所俸志隨急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杖尺是以人不為
致於德

帳下甘果爛晉書

王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何嶠錢癖 晉書

何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王琨置酒床下南史

王琨齊高帝時領武陵王師加侍中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盞琨云此酒非遇益鼓董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前廢帝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樹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須更作檢更得馬

蕭紀悵賞人有離心南史

紀悵為梁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

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

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又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

帝聞之大怒紀嘗有恆人拓境之功績大清初帝思之

使善書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

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

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

日洛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

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

為運至有百送銀五倍之其他錦綉唱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

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

夫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

朱异不贍親族 南史

朱异梁武帝時為相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之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沈衆麻繩麥飯南史

沈衆陳武帝時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衣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素麥飯餅以馭之朝士咸共謂其所為

封述無分饋北史

封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齊文宣受禪累遷

大理卿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咲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言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訢云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悞嗇所及每致紛紜

伏連至死敝禪北史

庫狄伏連代人也北齊文宣時尋加開府性鄙悖好聚斂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截在別庫遣一婢專掌

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
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莊宗惑后恠財 五代史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
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
之劉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
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
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
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

朱修不恤姊貧 唐文類聚

朱修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為荊州刺史未
嘗共膳往姊家姊為設菜羹老飯激之修之曰此貧家好食

進之致餽

王符傳寧見朽骨一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

不忍貸人一斗骨也然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事文類聚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驕吝

傲鄙吝者

蕭堅合食遇害 南史

蕭堅字長白邵陵獮王倫之子也梁武帝大同元年以例封
汝南侯亦善草隸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
大駭執以諫堅堅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

城堅屯太陽門終日捕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雲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去京宰不相濡沾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

褊量

亦以量不寬之謂

汲黯不讓同列 事文類聚

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與黯同位黯又排騫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以音與同列或尊山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下臣如積薪耳後秉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言日益甚矣

文帝因私負恨罪曹洪 魏書

魏文帝時曹洪為右將軍遷驃騎將軍始洪家富性吝嗇文帝在東宮時常從洪然且絹百疋洪不稱意帝嘗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太后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劫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王思心蠅擲筆 魏書

王思濟陰人為人所呼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魏廢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瞋怒無度下吏嗾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遂蠅不能得

遂取筆擲地蹋壞之

杜預病癯 晉書

杜預字元凱晉武帝太康初命預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癯憚其智計以狐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癯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王道守衙言不救周顛 晉書

周顛晉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王敦反劉隗勸元帝盡除諸王王道守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不顧入既見帝言道守中心欲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醉而出道守猶在門又呼顛顛不答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道守言岳切至敦將殺顛道守衙之而不知救後料檢事者收事見顛表執表流涕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救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王述以鷄子擲地 晉書

王述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便甚投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庾華憤死 南史

庾華為西楚王族兄子果之又奇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鄉人樂諂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諂事齊豫章王疑疑薨諂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成歸荊州時華為州別駕益忽諂及梁武帝踐祚諂以西朝勳為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諂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

庾喬不墜家風 南史

庾喬為荊州別駕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勸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鴈行元帝聞乃遣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

裴休有與丞出 唐書

裴坦字知進令狐絢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請省視事曰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丞出省吏貽駭以為唐與無有此辱

輕躁

輕浮躁急者

莊公下急 左傳

魯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閭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馬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先塋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明帝杖撞樂松 事文類聚

漢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帝甚怒疾言曰郎出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

景宗不耐車帷 事文類聚

梁曹景宗為領軍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諫以位尊隆重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礮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羣數助射之渴飲其血

飢食其胃甜如甘露將水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人氣盡

皇甫湜齧齒子臂流血事文類聚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詆躍呼杖未至齧其臂血流

貪賈

貪婪財賄吝於用度者

吳徵百牢左傳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郟吳來當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之三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宣子貪而棄禮以大國懼邾邑之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

何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王戎鄙賈見譏晉書

王戎字濬冲晉明帝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王戎筒中綢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心以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性好興利廣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衆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日奉養天下人謂之高青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之真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

具核以此獲譏於世

桓玄貪好無厭晉書

桓玄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恐其必奪之皆捕博而取遣臣佐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羨竹無復遺餘安帝時為義興太守

慕容評貪鄙致敗晉書

秦苻堅使王猛率眾伐慕容

罕餘萬拒之評等

相持猛乃遣其將郭慶及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燕王慕容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勤勞專以聚

歛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出與王受之若冠軍冒進王持錢帛與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評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帥大敗

鄭羲受餉沽酒北史

鄭羲字幼麟魏孝文帝時以功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恠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竊肉而西門受羊酒東明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

紹信同床求賄北史

漁陽王紹信齊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共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

此遂貧

達奚武取帶北史

達奚武字成，代人也。周武帝時為大司寇，性貪吝，在庫有萬釘金幣，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

王鐸織造唐書

王鐸字昆吾，憲宗時拜尚書。僕射性織造，有所程作，雖碎瑣亦所遺。官曹庶幾，吏將易之。鐸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筭每燕饗，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鐸家錢徧天下。

張洎乞物疎其診宋史

人謂時張洎風儀洒落，文雅。洎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豐壘可聽。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

貧甚，猶丐索之，煜以白金報之。洎泊尚木滿意時，潘慎修掌燈記空泊，疑慎修教其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疎之。煜子仲寓雅好痛博飲，宴泊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痛博如故，泊遂與之絕。乃寓死，郢州至京師，泊亦不赴弔。

石楊休反受金宋史

石楊休字昌言，為人慎默，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製舟，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嘗憂病，沐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自真宗時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分。不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調我矣。楊休事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傲慢

妄自尊大輕侮人者

黃人傲楚致敗左傳

魯僖公二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
義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鄭伯享蔡侯左傳

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
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
僖立曰猶將更之今四逐受直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
微以為已心將待死乎若不允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
問之如也人亦恒有子禍

高獲不改常也

高獲字敬公與漢光武將軍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
冠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

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
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禰衡以送客比屍柩魏書

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恃才傲逸滅不過羞見
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書
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
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

許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

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

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
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
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
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盍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

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君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
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律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
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
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
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彌衡褻慢致死後漢

孔融數稱述彌衡之才於曹操操歎見之衡自稱狂病不肯
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
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武試音節諸史過者比自令脫其故衣
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容
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
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細衣以釋餘服裸

而直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作操笑

曰欲辱衡衡反辱操操曰彌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

曰初聞者有客便通待之何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

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請收案罪操怒

曰此白濁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孤不小容公送與劉表後復悔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

公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祖在蒙衝船上大

罵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亡等

死公罵言也等道猶言何勿言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

衡大罵祖遂令殺之

嵇康慢鍾會魏書

嵇康字叔夜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元帝時鍾會

問康名而進之康亦其銘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趨去康問會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
深銜之

劉巴傲拒張飛 魏書

劉巴字子初先主定益州巴閉門稱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
語飛遂忿恚詣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
合文武定大事足下雖天分素高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
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 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
劉巴補阮不當拒張飛大
意權曰若今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
士

孫楚侮苞見 魏書

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舉世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
十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

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因此而成嫌隙苞奏楚曰其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
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晉武帝雖不顯明其罪
然湮廢積年

周嵩被責 晉書

周嵩字仲智浚子也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晉元帝作相引
為參軍及為晉王拜奉朝請因言事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
快不悅臨發又詆毀侍中戴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
卿矜豪傲慢敢性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
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安能無碌碌之臣乎時兄顛方貴
重帝隱心不加罪之後王敦既害顛而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人
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也

符朗負才慢士晉書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
時榮聖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後值符堅之敗遂居於晉謝
玄表朗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
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三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
朗而語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
向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
非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
侮人皆此類

徐光攘袂被獄晉書

如死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不
發怒退為身所勒自死鄉如郭徐光侍直愠然

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攘光曰何負卿而敢快快邪
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吐延傲慢見刺晉書

吐延乃吐谷渾之長子也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羗酋
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渭其將紇拔泥曰堅子刺吾吾之過也
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羗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
業延速保曰蘭言終而卒

謝絢慢舅南史

袁湛字士深宋武帝時位歷太尉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
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
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靈運放逸被害南史

謝靈運晉車騎將軍謝玄孫也宋文帝時遷侍中靈運遊娛宴集為御史中丞傳隆奏免官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嘗自如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峻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顛深不堪遣信山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佚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之類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隍湖為四顛靈運謂顛非存利人政慮汎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

靈運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請

湖上表自陳本言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

川內史在郡游公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

瑒生以靈運靈運興兵板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由心運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

正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

以蕭靈運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

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

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

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

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募之若得

若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飢饉緣路為

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
李業有終盡愁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龍共勝李業猶前
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王瞻被殺南史

王瞻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宋明帝時為王府參軍
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
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蕭疑少時早與瞻
友瞻常候疑高論齊武帝蕭贖時在大床寢瞻謂疑曰帳中
人物亦復隨人寢與疑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
殺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贖笑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
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贖衝之未嘗形色瞻後
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

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放高帝曰父辱子
死王瞻傲朝廷臣輒以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
默無言

張纘盃酒殺三人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改遷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
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亦著
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
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
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兩夜便卒規恨纘慟
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太子翌日又亡時人為
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二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張纘拒客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梁武帝詔曰
纘升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
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
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超不協敬容居
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詰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
客

張纘忤物 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時徵為吏部尚書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
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纘
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
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
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
弼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
坐愕然其忤物如此

王騫傲慢見黜 南史

王騫字思寂仕梁武帝為中書令時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
寺騫舊野寺在寺側者即王道寺賜田也帝遣主書官旨就騫署
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州對又脫畧帝怒
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為性
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官敕或
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

韋粲傲誕被出 南史

韋粲字長倩梁武帝時官至中外兵參軍身長八尺容觀甚偉
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皆前輩才名之士與粲同府並亡年

交好及晉安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
領直後嚴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察以舊恩任寄綱
密雖屬職累從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居不為時輩所評右衛朱异
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
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
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辨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
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素推之帝曰各
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

始興餉錢戲淑南史

袁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
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歎以戲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

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

穆壽驕慢諸父北史

穆壽魏太武時龍爵零陵侯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與
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
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過諸父兄弟有如
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餞餘為時人鄙笑

王羆輕侮權貴北史

王羆字熊羆魏孝文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孝武西遷羆拒
潼關人心乃安宇文泰聞而壯之後移鎮河東以功封扶風郡
公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
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漸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
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

王儼率鄉里有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儼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

趙修淫慢致犯北史

趙脩字景業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魏宣武帝踐祚愛遇日隆旬月間頻有轉授帝幸其宅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帝每適郊廟修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家財多賜修修之葬父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王顯甄琛密伺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匿王印事高肇乃密以聞遂有詔按其臯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是日修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檮楠籌未及畢乃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路中執引修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臯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

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二百修素肥壯噉腹博項堪力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傳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

魏收荊輸方叔北史

魏收字伯起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立李庶者故大司農北史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荊輸之比卿荊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心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慕容儼傲慢不屈北史

燕主慕容儼字恃德容貌穎出郡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

兵法介朱氏敗歸齊高歡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承尉已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

琅邪王儼受諸父拜 北史

琅邪王儼字仁威齊武成帝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捧捧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帝欲雄寵儼乃更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仗不得入自

奉敕亦捧應聲碎其鞍馬教為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車馬皆拜焉

崔儼不遜 北史

素隋開皇中封越國公時方貴幸重崔儼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儼繫衣心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儼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欲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柳述驕逸被執 北史

柳述字業隆隋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龍憚述每陵侮之數於文帝前面折素短判

事有不合素意或今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侯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迷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系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世基縱儼貪賂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仕隋煬帝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進前夫子及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賜官賈

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賂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忿怨

楊暕父子相疑北史

齊王暕字世壯煬帝之子也美容儀疎眉目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轉揚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曰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表該皇甫心庠狄仲錡陳智

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
陳命呼之載入陳宅因緣歲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
二人詣隴西過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陳令還主
仲錡等詐言皇賜將歸家陳不之知也又樂二十公主嘗奏帝
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陳陳納之後
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暗於東都營第
大門無故萌聽事袂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
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千里而舍言於汾陽
諷詔陳以千騎入司陳大驚以爲有得也然
今無故不得出境在陳
又京兆人連集

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
索陳第因窮其事陳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與
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爲則於第內酣宴
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為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
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
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拔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
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寮皆斥之遠遠時趙王杲
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
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
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
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
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

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踈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
犯驛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
捕踈時尚卧未起賊進踈驚曰足何人莫有報者踈猶謂帝令
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

王胄恃才忽人 北史

王胄字承基隋煬帝大業初博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才伐鬱
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
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
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仁恭北背克用致敗 唐書

劉仁恭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初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
恭募士千人定其亂仁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

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于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封府庫必
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照宗乾寧二年克用擊
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復與其兵救朱
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
盡囚太原主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
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
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為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
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媿謂曰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
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
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結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
婁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疆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

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偽不勝守文躡比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興邢洛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鷓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堯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沼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滿之内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疆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

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克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董玉為錢歛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承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李煜驕縱召征 五代史

南唐主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宋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

裴皞見宰相不送迎 五代史

裴皞字司東世為名族以文學在晉朝久宰相馬胤孫桑維

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既作相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五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為當

胡大監稱蒙正渴睡漢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宋太祖為相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敬言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翰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

儀鳳有簡傲之風宋史

劉儀鳳字韶美孝宗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八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復集其詩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踉蹌一跌遂不振

心術

謀心不善行術數者

鄭伯設心害弟 左傳

魯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
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
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
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
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
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難之也

強忍

剛強殘忍者

宋康王射天竺地

即中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鱗於城之陔陔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
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
速成故射天竺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
諫臣為無類之寇以示勇割脛之背缺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保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為祥反為禍

從簡從簡取鏃五代史

長從簡嘗中流鏃入髀骨命一取之工無良藥欲斃之膏

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遠使鑿金之工遲疑不忍下手從簡叱其堅鑿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其為人剛暴難制如此

殘忍

殘賊虐害人者

董卓斷舌鑿金眼 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築郿塢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者久之未死偃轉杯案問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

曹操峻刻 魏書

曹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謀以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

曹然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來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遣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心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操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

曹操殺姬假主者徇眾 魏書

曹操有幸姬嘗從書寢枕之臥去之曰酒吏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操曰善口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臣變詐皆此之類也

二苟酷刑 晉書

荀晞字道將晉惠帝時遷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其弟純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宗越好殺南史

宗越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大司馬行參軍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宗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捫捷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常參差及沈攸之伐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

曰寧作五年不遇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文帝殺母嬖子南史

宋順帝養母陳太后諱法容宋明帝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置之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帝立以陳昭華為母

陳莊刺藝南史

會稽王莊字承蕭陳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

高聰刑妓妾北史

高聰字僧智魏孝明帝踐祚出為幽州刺史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遑他人並令燒指

吞炭出家為尼

朝義殺弟及無辜 唐書

史思明突厥種類初名宰于玄宗賜名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孽子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王圖史朝清朝清喜田獵戍虐似思明淫醜過之養帳下三十一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且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如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偽比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述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王龍殺之自為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王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

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

張勳好殺 宋史

張勳太祖時為刺史兼監使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曰日斬頗有便罹鋒刃者及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勳至矣吾車何以安乎

殘害骨肉

戕殺宗族之類

楚王瑋誣殺汝南王 晉書

汝南王亮晉宣帝第四子也時為太宰與衛瓘掌朝政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其有廢立之謀遣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白外有變亮不聽俄而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詔其可見乎公孫

宏促兵攻之長史劉準曰必是姦謀府中多士猶可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時大熱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害

齊明帝殺宜都王南史

齊明帝蕭鸞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賁藥往夜進聽事鏗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時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齊明帝鸞殺子倫南史

齊巴陵王子倫齊武帝第十三子也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太守後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淮城有守倫美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鸞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

齊明帝殺子岳南史

臨賀王子岳齊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

鳴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齊明帝殺子琳南史

南康王子琳齊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時年十四

梁元帝攻蕭譽南史

梁元帝圍河東王蕭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蕭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遠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乎日大敵猶環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乎子如使逆寇

去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在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之損義或虧夫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藩屏盤固宗鎮重也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功魏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給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淹泣

延和害樹北史

元坦字延和魏咸陽王禧之子也咸陽王禧死諸子貧乏其兄樹為彭城王勰所收養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且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情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

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文宣殺姪北史

河間王孝琬齊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城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文宣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班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湏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班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弗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焚不從帝聞使

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狀實是文襄像老琬時時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齊昭帝殺姪北史

北齊孝昭帝演高歡第六子初帝與濟南王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以鄴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鳩毒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時有天狗下帝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

秦王殺建成元吉并諸子唐書

高祖時秦王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克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中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眾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齊為蕭瑀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去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感秦王既立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成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

劉晟殺洪杲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官

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劉晟殺戮諸弟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遣弟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龍天素所欲立者晟忘之故先及害鎮主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惧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慙憐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惧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翺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至平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

見殺

金熙宗殺胙王 金史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熙宗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伏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

狂妄

狂妄 妄為者

楚靈王詬天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項羽違命僭妄 前漢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
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
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力也懷王
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
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

廣陵王荆謀逆自殺 後漢

廣陵王荆光武建武十七年封山陽王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
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
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彊得書惶怖即執
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
羌人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皇者與謀
議帝聞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類
先帝得天下我今亦二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
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
誦誅之荆自殺

陸雲因笑落水 晉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機常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疾
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
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着縑經上舡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
笑落水人救獲免後晉武帝成都在穎以雲為前鋒都督

司馬紘馳騁無度 晉書

司馬紘字偉德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遷大

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
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
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
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
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錄

王始安稱帝號

晉書

晉安帝隆安中慕容德據廣固僭稱帝為南燕時妖賊王始
聚眾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
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
所在始安曰太上皇帝家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
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
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鏹築之仰

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樊世與秦王爭婚 晉書

符堅稱帝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世豪也
有大勳於符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不
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人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
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
頭於長安城門不爾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
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
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
安得今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
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

洪喬投書 晉書

殷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宋廢帝淫昵無恥 南史

宋後廢帝劉昱即位元徽五年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林側與右衛翼禁軍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為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為歡適

宋劉昱好乘露車 南史

宋後廢帝制露車一乘施竿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

劉諒失對 南史

齊武帝時劉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既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將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李弘妄稱聖主 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永元二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益州刺史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二月二日會更出遂斬之

陳暄褻戲 南史

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陳文帝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

善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延宗驕縱不道北史

安德王延宗齊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齊文宣帝所養年十二猶騎置服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丞膳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齊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二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齊武成帝使捷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業興言見惡北史

齊業興齊文襄時外府諮議參軍性豪俠重意氣人有志事委命歸之便能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怯有乖忤便疵毀乃其聲色加以謗罵又躁隘凡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惡之

韓鳳瞋目張拳北史

韓鳳字長鸞齊後主時為北徐州刺史鳳恒帶刀走馬未曾行瞋目張拳有愛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對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

業刺王好獵不道唐書

業刺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喜鷹犬出常載置罔三十車曰我

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在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宇文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二難出與實誕縱備蹂民田縱左右攘效畜產為盡每射於道觀人避夫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

劉义因酒殺人 唐書

劉义憲宗時人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狀得故時所負不能悅仰貴人常穿屣破衣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樊宗見為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語不能下官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君為壽愈乃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董昌神詭衆 唐書

憲宗時拜檢校大尉爵隴西郡王宴自侈大託神以詭立生祠劉季為軀內金玉紈素為肺府見而坐一勝衣百區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祀蜀州為土馬獻祠下列諸或給言七而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鄉食者我必和必使人捕沈鏡胡嘗不為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入後稍端法於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貧而死皆曰諾昌厚恩都列其為善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其對傳齒不嫌者凡用人亦取勝者

漢志妄自侈大 唐書

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

漢公限骨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瑄得罪乃授
 使代之唐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為
 勳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
 金刀非吾尚誰執噫余請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
 何畏一木後為董昌所敗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
 其母妻子屯杜維鄉養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宏
 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
 殺我嘗夢持土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德光焚桑五代史

德光保瀼子也後晉出帝時德光傾國入寇圍
 攻下數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

南掠邢洛憇至于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
 罵曰吾知燕披瀼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

麻衣向闕咲哭 金史

金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咲且哭詰
 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實重典上
 特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法司唯以君門
 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